



那条煤渣路

安徽淮南 赵闻迪

那条煤渣路原本是农村常见的土路，弯弯曲曲、坎坷不平，大约三四公里长，从煤矿家属区通向镇上的小学。我和小伙伴们就踏着它去上学。

每天清晨，背着书包走在土路上，常常遇到早起的乡亲，或牵着耕牛下田，或赶着鹅羊上山坡，或挑着担子去集市上做生意，相互打招呼：“早呀！”“你也早！”“人勤地不懒！”小小的我，每每看到这一幕，总会想起老师的话：“一日之计在于晨。”

晴天走在土路上还有几分诗情画意，雨天可就遭罪了，一脚下去就是一个坑，抬起脚来，鞋上裹满泥巴，走到学校，两只脚似有千斤重，腿也酸得抬不起来，赶紧找来石片、树枝刮泥巴。雪天也不好，深一脚浅一脚，一个不小心就摔跤，泥水裹着冰渣浸湿衣服，只能依靠体温烘干，冻得人直打哆嗦。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，我赖在被窝里不肯去上学，爸爸对我说：“土路虽然难走，但能引导你走向更好的地方。”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这话的意思。

五年级的一个傍晚，我正坐在桌边写作业，爸爸下班回来了，一进门就兴冲冲地说：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矿职代会通过了职工们的提议，计划把土路修一下，方便孩子们上学。”“要修路了——”消息很快传开，大人小孩都眉开眼笑。

不久后，矿上的大卡车来来往往拉来煤渣，工人们把土路铺成煤渣路，路面也拓宽了，路边有沟的地方围上栅栏，防止人不小心掉下去。煤渣路比土路平整、好走，刮风天气不会尘土飞扬，雨雪天气也不会踩一脚泥了。我和小伙伴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这条煤渣路，走在上面，脚底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，好像煤渣路在提醒我们：“小心、小心。”不过，就算是摔一跤也不疼，站起来掸掸裤子上的灰，继续向前走。煤渣路上留有各种各样的脚印，每天数着牛蹄印、鹅掌印、狗脚印上学也是一件趣事。最令我和小伙伴们开心的是能从煤渣里拾到各种各样的“宝贝”——一只螺帽、几粒滚珠、一块磁石……煤渣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虽然好奇，但很快就忘在脑后，高高兴兴地相互比起“宝贝”来。放学后，我

们一边走路一边“寻宝”，有说有笑，常常忘记时间，直到天色黑下来，家中大人打着手电筒来找。

一年又一年，煤渣路越来越陈旧，路面变得坑坑洼洼，一到雨天就积水。彼时我已在镇中学念书，下了晚自习天已黑透，没有路灯，我和同学拉着手、小心翼翼地摸黑走路，风吹动草叶发出“沙沙”声，吓得我们汗毛直竖，多么希望能有一盏灯照路啊！

念念不忘，终有回响，初中毕业那年，硬底水泥路修进了村里，修到了煤矿，煤渣路变成水泥路，笔直、平坦，路两边安装着路灯，一到晚上就大放光明，照得人心亮堂堂的。夏天晚饭后，大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路灯下打扑克、下象棋，小孩子在路上追逐嬉戏，捉虫子，比手影戏，玩到夜深都舍不得回家。

又过了两年，水泥路被修整、拓宽，路边修了绿化带，路灯换成花朵形状的，更漂亮了。这条路跟镇上通往县城、通往市区的路连通，设置了公交站台，每天两班车，载着村民通向更广阔的世界。渐渐地，路边有人摆摊子做生意，卖水果小吃土特产，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。

这条路让勤劳能干的乡亲们有了努力的方向，通过它，一拨拨孩子考出去，去县城、市里念中学，去省里、省外念大学，去国外深造；一拨拨青壮年走出去，打工、做生意，为自己和家人打拼出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
去年，我陪父母回矿区看望老友，无论矿区还是乡村都大变样了，尤其是那条煤渣路，哦，不对，它跟“煤渣”没有一点关系了——平坦开阔的路面，路两边店铺林立，路上车来车往，绿化带、花坛、健身广场、露天大屏幕、文化墙、音乐喷泉，一应俱全，土特产商店里有人在直播带货，门口一辆小货车正在装货，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。

一条路，见证了普通老百姓几十年的生活变化，折射出伟大祖国的日新月异。

报纸书壳

安徽合肥 吴中伟

放学回来，女儿一脸抱怨：“哎，书店里书壳又卖完了！新书放在书包里，边角总是往上翘，真烦人！”望着女儿失落的样子，父亲从沙发边缓缓站起身来，拿起平常不怎么戴的老花镜，翻起往昔订阅的旧报纸。“爸，要看报纸吗？”我纳闷地问道。

“老眼昏花，眼睛不行了！”父亲笑呵呵地摇头说，“还记得吗？小时候可没少给你包过书哟！”眉宇之间，父亲又多了几分神采。晚饭后，祖孙三人围坐在书桌旁，灯光映照在父亲花白的头发上，他的背也有些佝偻了。铺开报纸，叠好书壳，放上书，父亲还像当年那么兴奋，手指也变得灵活起来。

时光荏苒，一晃就是二十多年。那时的乡村，报纸是很珍贵的，只有村东头开小店的村长家才有，报纸往往也能派上大用场：糊在泥坯的土墙上，既能防风，还能用作装饰，美化居室环境，那些花花绿绿的报纸也让低矮的土屋有了些许色彩；妇女们常用报纸剪鞋样，夹在书里，缝制鞋帮和鞋底；也有讲究的人家，用来写毛笔字、包书，父亲当属后一类。

父亲是军人出身，做事很严谨，一丝不苟。他会精心挑选一张报纸，既不太花哨，也不太沉闷，图文并茂尤佳，特别是关于读书文化方面的自然是首选。父亲轻轻摊开报纸，一股油墨的香味便散发弥漫开来，这就是好闻的“书卷香”吧。他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抻平整，抚平上面的褶皱和折痕，把新发的课本慢慢地放在报纸正中央，看上下左右留出的“空地”是否合适、匀称，再耐心地调整着。父亲翻开书页，用报纸紧紧覆盖住，折印、用力压，在处理边角时，他特别留意用心，先朝反方向折出一个三角，再反扣到里侧，包紧、压实，就能包出一个漂亮耐用的书角来。父亲有条不紊，极恭敬、极虔诚的样子，俨然在完成一件工艺品。接着，包封底，父亲不急不躁，如法炮制。多余的部分，他用力折出印痕，用小刀慢慢裁剪下。那时没有固体胶，父亲就用浆糊把背面接头处粘起来，再把溢出来的浆糊用抹布擦干净。“欲速则不达”，父亲动作娴熟，看似很慢，却很连贯，一气呵成，不消五六分钟，一本书就包好了。

父亲打量着自己的“杰作”，甚是满意，“把‘新农村’钢笔拿来！”他便工工整整地写上“语文”或“数学”字样，然后是“年级”，再是我的名字。望着父亲的正楷，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么的赏心悦目。父亲把包好的新书放在母亲结婚时外婆陪嫁的木箱子底下压板实，整个包书的“工序”才算结束。我也常常学着父亲的样子，像模像样地包起来，却总是不够熨帖平整。或许就像父亲说的，“慢工出细活”吧！心一急，“活”就做偏了。

一学期下来，不少同学书的封面早已面目全非，有的已经“支离破碎”了，只有我的书本还平平整整，完好如初，又是引来同学们的一阵阵羡慕。父亲还叮嘱我把读过的书整齐有序地摆放起来，决不许当成废品垃圾去卖。他说，读过的书，品过的文，都曾留下自己的心血和思悟！商品经济的大潮下，现在的书壳种类繁多五花八门，直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成品的书壳使用起来也很便捷，直接套上去就行，当然也就体会不到当年的包书之乐了。

“爷爷，以后我不买书壳了！”隔了一天，女儿从学校回来大声嚷嚷道，“老师说我的书壳太独特了，既环保，又实用！还表扬了我呢！”女儿稚气的声音中透出几分得意，美滋滋的。

任时光老去，唯爱不变。包书，也是亲情的一种表达方式，其中既有殷殷期待，也有美好祝愿……

一壶老酒

安徽合肥 侯露

有人说，人生是一场不得不赴的宴会。我觉得刘湘如先生就是人生宴会上那壶岁月愈长愈浓的老酒。与刘湘如先生相识，是在20世纪80年代，那时我们同在安徽省广电厅的电台电视台工作。他散文写得好，小说也写得好，同时兢兢业业地做着记者、编辑、编导，拍出了很多有影响的影视作品，是广电厅的才子之一。跟他交流时，我经常被他的勤奋所折服，在写作的路上，他永远也不会停下脚步，一篇篇地写着，一部部地拍着，坚定而自信。

戏剧界有句行话“文武双全，昆乱不挡”，用来形容刘湘如先生是十分妥帖的。在文学的领域里，他不仅是写散文的高手也是写中篇小说的多产作家，他还写报告文学写电影剧本，画国画写书法，无所不能，而且他的每部新作品问世，都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。他是新中国诞生之后，继陈登科、鲁彦周等之后的安徽文学界第二代代表性作家。

三年前，省政协的一位老朋友哈海珊先生给我打电话，约我和刘湘如先生一起吃个饭。我这才知道退休后的刘湘如先生常住上海，经常参加上海作协的活动，回合肥是来收拾藏书，准备捐给母校——肥东一中。那天，我们聊得很愉快，刘湘如先生对人生对文学看得特别通透，他说：“我一辈子清贫，年轻时有点钱

就买书了！所以没有什么遗产，只有这些书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如果能对母校的学生们有一些帮助，也算我对母校的感恩和回报！”这件事让我很感动。高尔基曾说过：“文学即是人学。”刘湘如先生不愧年长我几岁，他用他的举动不仅描画了当年壮志的模样，还勾勒出晚霞归舟的旷达，真值得我好好学习。

三年后的今天，“刘湘如文学资料馆”在肥东一中落户挂牌了，我由衷地为他高兴，为肥东一中的学生们高兴！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！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，但愿能有传承者、喜爱者、后来者！希望永远寄托在年轻人身上！

